

飢餓遊戲3

MOCKINGJAY

自由幻夢

權力競逐是他們的遊戲，我的沉默就是我的答覆



SUZANNE COLLINS

蘇珊·柯林斯—著 鄧嘉宛—譯

飢餓遊戲3

MOCKINGJAY

自由幻夢

SUZANNE COLLINS

蘇珊·柯林斯—著 鄧嘉宛—譯

R27

自由幻夢（飢餓遊戲3）

Mockingjay (the final book of The Hunger Games)

作者：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

譯者：鄧嘉宛

責任編輯：廖立文 美術編輯：蔡怡欣

校對：呂佳真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www.locuspublishing.com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TEL：(02) 87123898 FAX：(02) 87123897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MOCKINGJAY by Suzanne Collins

Copyright © 2010 by Suzanne Coll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

TEL：(02) 89902588 FAX：(02) 22901658

排版：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1年2月

初版十七刷：2013年11月

定價：新台幣 320元

Printed in Taiwan

R E C R E A T I O N

R27

自由幻夢 (飢餓遊戲3)

Mockingjay (the final book of The Hunger Games)

作者：蘇珊·柯林斯 (Suzanne Collins)

譯者：鄧嘉宛

責任編輯：廖立文 美術編輯：蔡怡欣

校對：呂佳真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www.locuspublishing.com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TEL：(02) 87123898 FAX：(02) 87123897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MOCKINGJAY by Suzanne Collins

Copyright © 2010 by Suzanne Coll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

TEL：(02) 89902588 FAX：(02) 22901658

排版：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1年2月

初版十七刷：2013年11月

定價：新台幣 320元

Printed in Taiwan

飢餓遊戲3

MOCKINGJAY

自由幻夢

SUZANNE COLLINS

蘇珊·柯林斯—著 鄧嘉宛—譯

獻給
我的先生和一雙兒女
Cap, Charlie, and Isabel

第一篇

灰燼

我低頭瞪著腳上的靴子，看著一層薄灰落在老舊磨損的皮革上。這會兒我站的地方，曾經擺著我跟我妹小櫻一起睡覺的床。廚房的餐桌應該在過去那頭。煙囪的磚塊燒得焦黑，坍塌成一堆，成了我辨認方位的依據。否則，在這片灰色海洋裡，我要如何知道自己的所在？

第十二區幾乎什麼都沒剩。一個月前，都城用燃燒彈摧毀了炭坑裡貧窮礦工的房子、鎮上的商店，乃至於司法大樓。唯一逃過一劫，沒被燒成灰的，是勝利者之村。我不確定爲什麼。可能爲了讓不得已來這裡出都城公差的人，有個像樣的地方待吧。偶爾會有個古怪的記者來訪。專家會來評估煤礦的狀況。維安部隊會來搜查，看有沒有逃亡者潛返。

只不過，除了我，沒有人回來。我也只能短暫逗留。第十三區當局反對我回來。他們認爲這是毫無意義，代價又大的冒險。這裡沒有情報值得探查，而此時我頭頂上起碼有一打看不見的氣墊船盤旋著，保護我。但是，我一定要來看看。這是我開的條件。非得如此不可，否則我不配合他們的任何計畫。

最後，那位在都城統籌叛變行動的首席遊戲設計師，普魯塔克·黑文斯比，舉手投降。「讓她去吧。與其再浪費一個月，不如浪費一天。也許就是得讓她到第十二區打個轉，她才會相信我們站在同一邊。」

同一邊？左邊太陽穴突然一陣劇痛，我伸手緊緊按住，就在喬安娜·梅森用金屬絲線圓軸擊中的地方。記憶飛旋，我試著分辨真假。究竟是怎樣的一連串事件，導致我如今站在家鄉的廢墟中？思考好難。喬安娜這一擊所造成的腦震盪，尚未完全平復，我的思緒動不動仍會亂成一團。此外，他們用來幫我控制疼痛與情緒的藥物，我猜，有時候會令我產生幻覺。我到現在還沒能完全相信，有天晚上我病房的地板變成群蛇纏繞蠕動，只是幻覺。

我用了一位醫生教我的方法：從我確知為真的，最簡單的事實開始，然後逐漸回想比較複雜的事情。於是，記憶的清單在我腦中展開……

我名叫凱妮絲·艾佛丁。我十七歲。我家在第十二區。我參加了飢餓遊戲。我逃脫了。都城恨我。比德被囚。大家認為他死了。他很可能已經死了。說不定他死了最好……

「凱妮絲。要我下去嗎？」蓋爾的聲音從我頭上戴的耳機傳來。耳機是反抗軍堅持要我戴的。蓋爾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上方一艘氣墊船裡，密切守護著我，隨時準備一有狀況就俯衝下來。我這才發覺自己蹲在地上，手肘撐在腿上，兩手抱頭。我看起來一定像是瀕臨崩

潰邊緣。這樣不行。他們好不容易才逐漸減少給我用藥，可不能再來一次。

我起立挺直身子，揮手拒絕。「不要，我很好。」爲了證明我真的很好，我開始邁步離開舊家，朝鎮上走去。蓋爾原本要求跟我一起下來。不過，我拒絕他陪伴時，他就沒再勉強。他瞭解我今天不想要人陪。連他都不要。有些路，必須自己一個人走。

這個夏天熾熱宛若火炙，乾燥如同枯骨。幾乎沒下過雨，大轟炸後留下的一堆堆灰燼未曾受到驚擾。隨著我前進的腳步，灰燼輕輕翻滾挪移。沒有風吹散它們。我兩眼專注地盯著記憶中的道路，因爲，我剛降落在草場時，不小心一腳踢到一塊石頭。只是那不是石頭，是人的頭骨。它滾啊滾的，停下來時面朝上。有好半天，我怔怔地盯著那兩排牙齒，不知道那是誰，心想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起來可能也是這個樣子。

出於習慣，我堅持走在路上，但這是錯誤的決定。路上到處是屍骨，那些曾經掙扎逃命的人。有些人已完全燒成灰。但有些人，大概死於煙燻，逃過了烈焰焚身之苦，現在橫陳在路上腐爛，發出陣陣惡臭。食腐動物正在嚼食，密密麻麻布滿蒼蠅。是我害死你，我走過一堆屍骸，心裡說。還有你，還有你。

因爲真的是我。是我的箭，射向覆蓋競技場的力場的那個破綻，結果帶來這場烈焰的懲罰。那一箭，把整個施惠國送入一場浩劫。

我腦中響起史諾總統在我展開勝利之旅那天早晨說的話。「凱妮絲·艾佛丁，燃燒的女孩。妳擦出一點火花，不顧後果就走了，而它可能會燒起來，變成毀滅施惠國的燎原大火。」結果證明，他沒有誇大其詞，也不單純是虛言恫嚇。說不定，他當時是真心來找我幫忙。只是，我點燃的火，我無力控制。

燃燒。還在燃燒，我麻木地想著。遠處還在燃燒的煤礦坑吐出陣陣黑煙，但沒有人留下來滅火。第十二區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死了，剩下的八百多人如今成爲難民，待在第十三區——對我而言，這等於是說，此後我們永遠無家可歸了。

我知道我不該那樣想。我知道我應該心存感恩。我們的人又傷又病，飢餓難當，兩手空空而來。他們卻這樣歡迎我們。但是，第十二區會毀滅，第十三區應該負一部分責任。這個事實，我無法視而不見。當然，這不能洗脫我的罪責。有太多罪責需要人承擔了。只是，若沒有他們，我不會在推翻都城的計畫中扮演任何角色，更不可能有本事扮演這個角色。

第十二區的居民，本身並沒有進行有組織的反抗行動。在這場天翻地覆的革命中，他們未曾有過發言權。他們有的只是不幸，不幸出了我這麼一個人。不過，有些倖存者覺得，終於能逃出第十二區，是一件幸運的事。因爲，從此我們就不用再忍受無止境的飢餓與壓迫、危險的礦坑，以及我們最後一位維安隊長羅姆拉斯·崔德的鞭子。居然能夠擁有一個新家，

許多人覺得是奇蹟——畢竟，才不久前，我們根本不知道第十三區依然存在。

倖存者得以逃出生天，蓋爾的功勞無疑最大，儘管他不願意居功。大旬祭一結束，也就是我被帶離競技場的那一刻，第十二區的電力立時被切斷，電視螢幕一片漆黑，整個炭坑一片死寂，人們可以聽見彼此的心跳。沒有人抗議或慶祝競技場裡發生的事。不到十五分鐘，天空已經布滿盤旋機，炸彈如暴雨落下。

是蓋爾想到草場。炭坑少有像草場這樣的地方，沒有到處卡著煤灰的老木屋。他盡其所能地將人們帶往草場，包括我媽和小櫻。他招呼眾人，推倒鐵絲網。沒有通電的鐵絲網，只是不足為害的障礙。然後，他帶領大家進入森林，前往他唯一能想到的地方，我爸在我小時候帶我去過的那個湖。從那裡，他們遙遙望著沖天烈焰吞噬了這世上他們熟悉的一切。

到了天亮，盤旋機早已撤走，火漸漸熄去，落後的最後一批倖存者也抵達了。我媽和小櫻為傷患設置了一個醫療區，盡力使用在森林中能採集到的藥草治療他們。蓋爾有兩副弓箭、一把獵刀、一張漁網，以及八百多個驚魂未定的人要吃飯。靠著一些身體還算強健的人齊心協力，大夥兒捱過了三天。然後，一艘氣墊船出其不意地出現，把他們全撤到第十三區。在那裡，有許多雪白、乾淨的房間給他們住，充足的衣服給他們穿，並且，一天供應三餐。美中不足的是，房間在地底下，衣服是人人一樣的制服，食物淡而無味。但是對第十二

區的難民來說，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他們安全了。他們得到照顧。他們還活著，並且受到熱烈的歡迎。

大家都認為，第十三區的熱忱是仁慈、善意的表現。不過，有個數年前靠自己雙腳從第十區走到第十三區，名叫道同的難民，偷偷告訴了我這裡的人的真正動機。「他們需要妳。需要我。他們需要我們所有的人。幾年前，第十三區爆發一場類似天花的疫病，死了很多人，活下來的人許多從此不能生育。在他們眼中，我們是一批新到的種畜。」他在第十區的肉牛牧場工作，專門移植長年冷凍的牛胚胎，維持牛隻的遺傳多樣性。他的猜測應該八九不離十，因為這裡的孩童所佔的人口比例未免太低了。但是，那又如何？我們沒被關在畜欄裡，反而接受訓練，擔負各種工作，孩子也都繼續受教育。此外，第十三區當局馬上授予每位難民公民身份，而超過十四歲的人全部獲頒初級軍階，大家都殷勤地稱呼他們「軍士」。

但是，我仍舊痛恨他們。當然，現在我幾乎痛恨所有人。尤其我自己。

我腳下的地面變硬了。在厚厚的灰燼底下，我感覺到廣場的石板地。廣場周邊有一圈低矮的廢墟，那裡曾經是圍繞廣場的商店。司法大樓如今成了一個巨大的瓦礫堆。我走到大概是比德家麵包店的位置，那裡除了一團融化變形的烤爐，什麼也沒剩下。比德的父母和他兩個哥哥，都沒去到第十三區。第十二區裡那些日子過得算不錯的人家，只有十來人逃過這場